

现代
都市
青春
暖心

爱情故事



顾七兮
著

爱你， 明媚如初

青春是一条单行线，只能前进，无法倒退，
时光如此，爱情更是如此。

形同陌路与亲密无间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愿我们的爱情，如阳光般灿烂多彩，如春风般和煦温暖，如清流般畅快绵长。



远方出版社

爱你， 明媚如初

顾七兮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你, 明媚如初 / 顾七兮著. —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7.7

(紫水晶情感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555-0927-1

I. ①爱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4172 号

爱你, 明媚如初

AINI, MINGMEI RUCHU

作 者	顾七兮
责任编辑	蔺 洁
责任校对	蔺 洁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	(0471)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155mm × 225mm 1/16
字 数	190 千
印 张	15.5
版 次	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55-0927-1
定 价	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

目录

- 第一章 那些肆意的青春 / 002
- 第二章 懵懂心动 / 022
- 第三章 暧昧流传 / 050
- 第四章 彼此有意却忍住不说 / 106
- 第五章 情敌强势来袭 / 126
- 第六章 彻底放弃 / 149
- 第七章 寻找新目标 / 173
- 第八章 假装自己幸福 / 188
- 第九章 彻底放弃 / 199
- 第十章 惨烈结局 / 214
- 第十一章 爱你明媚如初 / 225

后 记 / 237

当一个女人，在经历了某些撕心裂肺的感情后，有的会选择拒绝温暖，为曾经的爱守节殉了自己，孤独终老；而有的会接受温暖，为曾经的爱祝福，也为了成全自己，圆满一次。我原谅自己的一切，选择重新来过。我不是爱得不够深沉，不够全部，不够坚决，只是当一切爱的繁华褪尽，我想回归于一个平静的归宿。曾经，我为了爱情，奋不顾身，而今却又是为了爱情，变得小心翼翼。我这个伤痕累累的女人，不想再伪装坚强，也没有必要为了留不住的脚步而束缚了自己的选择，错一次并不可怕，一错再错才叫执迷不悟。这场用生命演绎的戏，除了擦干眼泪，把悲伤放在心里，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从头再来一遍，于是我选择祭祀我的曾经，安静地择一座城去回忆里宿醉，但是爱你，却明媚如初。

因为你是最初的爱，第一次的心动。

第一章 那些肆意的青春

“小姐，你想做什么？”年轻的发廊小妹帮姚乐麻利地围好布，熟稔地伸手撸了一下她的头发，随口问：“刚烫的头发吧？有点枯，你是不是要上个护理呢？”

“不用上护理，直接剪了。”姚乐头也不抬地回了句，半天不见发廊小妹接话，转脸见她满脸诧异，又很耐心地补了句，“我要全部剪掉，有问题吗？”

“小姐，你确定全部剪了？”发廊小妹看上去不过二十来岁，情绪丝毫不加掩饰地挂在脸上，是啊，二十岁，一个年轻藏不住心事的年纪。

“我确定，全部剪了。”姚乐淡淡一笑，说得无比果断。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明明三天前才做的卷发，但今天就心血来潮想要剪头发，似乎不折腾头发，心里憋得难受。二十一岁的她，也是一个藏不住心思的年纪，但是偏偏又要伪装成熟，故作坚强到无坚不摧，这种矛盾的思想，典型的肆意妄为的青春综合征。

姚乐从镜子里看着发廊小妹手足无措的样子，顺手也抚了一下齐肩的发，干枯、粗糙，确实做个护理比较好，但是剪掉或许会更好。她转过脸吩咐：“叫你们总监出来剪吧。”

小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，蹬蹬地跑进去了。

姚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烫过微卷齐肩的短发，染黄以后又漂了层红色的丝缕，把她的脸色衬托得异常苍白。她的眼袋很深，下眼睑的黑眼圈都快媲美熊猫了，她知道自己最近睡眠质量较差，但更多的原因是她颠倒的夜生活。似乎不熬夜，不张扬，就对不起自己这可肆意挥霍的年轻资本。

姚乐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，缓缓地闭上眼，一股说不出的疲倦在心头蔓延开来。其实明明不想过得如此颓然，但又没有目标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或许青春就是拿来这样肆意挥洒浪费的吧。

“怎么突然想剪头发了？”

姚乐没有回头，睁开眼，看了眼镜子里的汪河，漫不经心道：“就是觉得长头发不舒服，想剪了。”

“早想剪头发，那你烫它做什么？”汪河熟练地操起姚乐的头发比画了两下，专业地总结道，“烫得蛮好的，稍微有点枯，上个护理吧。”

“我说要剪了。”姚乐不耐烦地瞥了眼汪河，语气不悦道，“你剪不剪？”

“剪了回头你后悔，我可没办法马上接起来。”汪河无视姚乐的不耐，自顾自道，“要剪你换别人剪，我只上护理。”然后转过脸吩咐一旁的发廊小妹：“小鑫，你去把那个护发膏拿过来。”

“你不剪算了，我换人。”姚乐说着就要站起身子。

“姚乐，你敢换个试试？”汪河一把大力地将她按在座椅上，“你故意给我找茬儿的是不是？”

“我是顾客。”姚乐见汪河严肃的俊脸板了起来，微怔了一下，语气不自觉地弱了几分。

“顾客，是好顾客。”汪河没好气道，“这个星期，你刚

拉离子烫，漂了色，结果一句没新鲜感，三天不到就做了烟花头，又嫌显脸大，非要烫个大波浪卷。我给你建议你一句也不听，三天前做了这个小卷，你说不会再换了。”

“是不换了，我剪了嘛！”

“要剪自己剪。”汪河没好气地赏了对白眼给姚乐，顺手接过小鑫递过来的护发膏，麻利地给姚乐头上涂完，然后仔细地包好，“你要实在闲得无聊就看一会儿电视吧。”

姚乐也不再坚持要剪短，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，剧中播放了什么内容她一点也看不进去，她的脑袋乱哄哄的，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在想什么。

或许，她今天到汪河这边来，只是为了寻找存在感吧。

汪河是一个优秀的发型师，也是一个跟姚乐算相熟的朋友，他毫不遮掩自己对姚乐的好感，但是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让姚乐觉得他很有分寸，跟他相处可以任性，可以耍性子，但是又在安全距离内。

说到这个安全距离，其实也没特定的界限，只是姚乐自己心里凭借喜好所定的直觉距离。所谓喜欢一个人，可以到处找借口；厌恶一个人，却不需要找理由。

这时又走进来一个女人，三十五岁上下的样子，具体多大，姚乐还真猜不出来。女人保养得很好，还化了个淡妆，她带着温柔的笑容，甜腻腻地开口：“小姐，我想剪头发，换个发型，有啥合适的推荐不？”

发廊小妹撸起她的头发简单看了看，笑吟吟地拿着样稿杂志推荐着，“美女，你的发质很好，或许剪这个发型会显得更知性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”

女人很爽快地点头，“好吧，就试试这个。”

发廊小妹毫不犹豫地熟练地操刀开剪。

姚乐看着那女人齐腰的发，被果断地剪短之后，一点一点地被削薄，发丝凌乱地飞舞，心里不知不觉被触动，她突然有点难过地想哭。四年前她也曾这样欢喜地为了某人而来这家理发店换发型，那时候她是多么简单快乐的人，可就算是为了某人的喜好换了发型又如何，她不过是一个可笑之人，一个别人的替身都算不上的备胎。最后她咬牙将头发剪成板寸，大有削发明志、落地出家的决然。

女人那被割舍掉的碎发，就好比姚乐那残破的回忆，一点一点被剥离出来，即使过去好几年，那些伤依旧触目惊心。年轻的时候真的伤不起，因为曾经是那样地掏心掏肺，却落得一个支离破碎的结局。现在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再也不敢轻易交付真心，就怕好不容易缝合好的伤口，再一次崩裂开来，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，任谁也不想再来一次。

那一次的板寸头，让姚乐这个乖乖女，从外形上彻底变成了叛逆少女。其实她也知道自己的做法过于偏激，但那时候就是那样任性，那样不顾一切。似乎不折腾点事，不叛逆一下，就对不起自己那无疾而终的初恋似的。

当真心关切的友人问起时，姚乐只是淡然一笑，她并没有跟人解释，她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。她是用断发，祭祀她那一段感情，她的悲伤和难过都随着断发而去，她依旧阳光、开朗，甚至更乐观。她的强颜欢笑，只不过是不要把脆弱告诉他人，就算明知道这样伪装会很辛苦，亦无悔。

一晃好几年，她也就习惯了这样。似乎，原本就该这样。

“小乐，你在哪里？”阿珀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姚乐正好做完护理，她没有如愿剪掉头发。汪河还在生闷气，气得都没有出来，姚乐付完钱就直接走了，这家发廊或许再也不会来了，

因为发型师都不肯给她剪头发。

“我现在正要过去。”挂完阿珀的电话，姚乐便匆匆赶过去了。

“你们怎么都剪头发了？”姚乐看到短发的阿珀有些意外，她以前是一头棕红色的长卷发，戴着大发箍，特别妩媚。还有小深，她一直是柔顺的直长发，给人感觉特别青春洋溢。这会儿两个人都选择了齐肩的短发，跟装嫩的“BOBO”刘海。

“你不觉得我现在这样特别知性吗？”阿珀勾着嘴角浅笑了一下，“温文尔雅，貌美如花。”说着还配合着动作，搔首弄姿地眨了个媚眼。

姚乐毫不客气地翻翻白眼，“有你这么自夸的吗？你的脸还要不要了？”

虽然她心里认同阿珀说的，短发确实比她之前的长发有知性的味道，但是嘴上忍不住损上几句，末了还不忘记补刀一句：

“像我这样的，不管长发还是短发，都知性。因为我骨子里是文艺女青年。”

“我呸！”阿珀鄙夷道，“你的脸呢？”

“我的脸不好好地在这儿嘛。”姚乐笑吟吟地凑过脸，对阿珀吐了吐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不怕死地继续调侃，“你就羡慕嫉妒我吧。”

“文艺女青年这种病，得治。”阿珀煞有其事地说道，“小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种装文艺的，就少在姐姐面前摆谱了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，见面就抬杠？”小深忍不住插话进来，“文艺女青年也好，不文艺女青年也罢，咱们都是美女，这事实就够了。”

“切，最自恋的原来是你。”姚乐跟阿珀异口同声道，说完相视对笑了起来。

“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咱们都半斤八两的货，谁也别说了啊，矫情。”小深不以为然地笑笑，“况且大家都那么熟了，装来装去得多没意思。”

“切。”姚乐跟阿珀再次默契地鄙夷小深，“你才装呢。”

“好吧，我装就我装。”小深无奈地点头承认，“那么不装的你们，是不是要开始真心话坦白呢？”

“这话题有点跳跃吧？”姚乐心里一阵发紧，努力装作淡定，面不改色道，“小深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点适应的时间呢？”

“不跳不跳，一点也不跳。”阿珀忙接话，转过脸笑嘻嘻地看着姚乐问，“小乐，你这么急地跳出来干啥？又不是非要逼你坦白什么。”说罢不等姚乐开口又自顾自道：“当然，你现在主动坦白交代，那么姐姐我们也是愿意给你机会的，随便你说。”

“没有。”姚乐端过酒杯蒙头喝了一口，淡定道，“心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心事？”她的心早就碎得捡不起来了，即使偶尔有那么一点情绪的波动，她相信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那些涟漪还不足以撼动她封闭的心门。

“小乐，你这是蒙我呢，还是蒙阿珀呢？”小深凑了身子过来，“你空间日志最近情绪波动很大，微信朋友圈也表现出很大的文艺范，明明就是动了情的表现。”

“就是就是，是熟悉的老相好呢，还是新认识的小鲜肉？”阿珀暧昧地朝姚乐眨巴眨巴眼睛，“来，跟姐姐分享一下八卦嘛，姐姐可是很乐意为你参谋参谋的。”

“懒得跟你们说。”姚乐抓起桌子上的零食猛吃，努力掩饰内心的慌乱，“别逼问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。”含糊不清地丢下这么句话，其实她心里也是没有头绪，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

“你耳朵上又新打了个耳洞，第四个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你放弃了。”小深凑过身子，挨着姚乐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指着她的耳朵一本正经地催促道，“说吧，说吧。”

第一个耳洞是父母帮姚乐打的，女孩子挂坠子，漂亮。第二个耳洞是姚乐自己打上去的，用来告别自己的初恋，那一段青涩疼痛的过往，想起来便是满满的伤心。第三个耳洞是她遇见了一个想爱却又不能爱的人，将那一段还没萌芽的情感扼杀在最开始，她依旧是用耳洞来纪念这一段还没开始的感情。

至于小深说的现在这个耳洞的意思，其实姚乐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或许真如小深所说，她又放弃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吧。只是这是段什么样的感情，姚乐自己也没有明白过来，或许明天就会明白，或许要更长时间，再或许一直都不会明白吧。

“这两年你身边来来去去的异性也就那么几个，你跟谁日久情深了？”阿珀一脸的没心没肝样，见姚乐摇头，又问，“瞧你的意思是遇见新欢了？”

“真是小鲜肉吗？”小深八卦地问。

“我现在真的不想说，你们就别问了。”姚乐不耐烦地摇手，“好了，打住，这个话题咱们不要继续聊了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说。”阿珀拒绝姚乐递过去的烟，摇摆着柔软的身子道，“我去跳舞。”

“我想抽烟你不给我。”小深抓过烟优雅地点上，又给姚乐递过了一支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过烟顺手拿打火机点燃，很浅地吸了口，感觉很呛，让她不得不放弃吸烟，改为抓着烟头看着一闪一闪的火光，慢慢地吹。

小深看着姚乐无聊的举动撇了撇嘴，“切”了一声。

阿珀一个人在舞池的感觉不太好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姚乐把剩下的烟给她，她很诧异地看着姚乐道：“你也抽上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纯属好玩。”姚乐看着阿珀优雅地吸了口后毫不犹豫地掐灭在烟灰缸里，不由得撇嘴，“你真是比我还浪费。”

“这一点也不好玩。”阿珀耸肩，“抽烟只会让你越抽越寂寞。”

“是啊，寂寞如烟。”姚乐接得顺口，其实她们都不喜欢烟，也不爱抽烟，但她们都是寂寞如烟的女子，她们站在自己建筑的爱情象牙塔里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，但又很害怕寂寞，想去好好地爱一个人，但又怕被伤害，于是只能在爱情里游戏着，以为只是玩玩，不当真便也不会受伤太深。

有时候她们不是不想去真心爱一个人，只是社会太残酷，现实太残忍，总有那么多无辜和伤害，所以她们选择了不爱，也不伤害。时间久了，便习惯性地不会去付出真心，因为习惯了自我保护，习惯了自我为主，习惯了爱情至上，习惯了宁愿在幻想里虚构爱情，也不愿去现实里翻云覆雨，注定了只能一个人走一条路，仰望自己那一片天。

抱团相互取暖，是她们唯一能期盼的寄托，还好，三个人相处融洽，其乐融融，或许这是青春里最美好的时光了。

“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弟弟，让你很有做姐姐的成就感吧？”阿珀漫不经心道，姚乐心头却一惊，她心虚地看着阿珀小心翼翼地措辞，“嗯，很孩子气，很可爱。”末了又补充道：“跟我们在酒吧接触的这些人都不一样。”因为年轻、青涩、相对单纯，虽然只是小姚乐两岁，但是心理年纪相差太多。当然男生跟女生相比，就算是同龄，也相对会比女生幼稚些，男生多数较为晚熟。

“可爱？可能爱？”小深一脸贼兮兮地笑，“是不是玩真的？”

“没有，你想多了。”姚乐烦躁地推开小深凑过来的脸，“我跟他不会有什么事的。”

“别说得这么肯定。”阿珀笑笑，“这年头什么事都说不准。”

“对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小深插话。

“我就这么肯定。”姚乐逞强道，“我说没有，就绝对不会有。”哪怕真的心动了，也一定要扼杀在摇篮里，因为玩玩是无所谓，但若交付真心，绝对没门。

“没有就没有，你别激动嘛。”小深笑着接话，然后仰头朝着隔壁桌一努嘴道，“你看那男的，刚才还抱着亲的女伴刚走，马上换了个女的在热吻，你说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？”

姚乐从头至尾看着那个男的换了两个姑娘，而且是两个一起来的姑娘，看着就像是闺蜜。当然，就算不是闺蜜，能一起来的也应该是熟识的。姚乐不由得努嘴，“他这叫吃速食。”

“可也不能吃窝边草吧？”小深感慨。

“人家只是吃吃速食，哪管窝不窝边草。”姚乐轻笑，“怎么方便怎么来呗。”

“难道就不怕消化不良吗？”阿珀酸涩道，“男人真没一个好东西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盘里的，还想着锅里的，也不怕撑死。”

“不懂了吧，这叫风流。”小深笑道。

“切，我看是下流。”阿珀鄙夷，随即语重心长地跟姚乐交代，“小乐，我可告诉你，千万不要轻易去爱上男人，等待着被爱就够了。”

“像我们这样的心态能找到真爱吗？”姚乐怀疑，她都觉得自己渐渐失去爱人的能力。

“你这是思春，想找真爱了吗？”见姚乐摇头，阿珀忙笑着摇起色子，不怀好意地刺激道，“真心话大冒险，把把都是一点，

很痛苦的哦！”

“你妹的，刺激我！”姚乐开始怀疑上次她俩在色子里动了手脚，不然怎么可能她把把都是最小？隐私被套得七七八八，虽然都是过去的陈年往事，但揭开的时候她才发现，原来的伤虽然已褪色，可疤痕依旧触目惊心。

“有什么好刺激你的？”阿珀不以为然，轻描淡写地说，“不过听了一些你的陈年往事罢了。”

“我的伤心往事，说出来都是眼泪。”姚乐捂着胸口故作夸张道，“你不感动就算了，还这样不当回事，真是在我伤口上撒盐。”

“不就是一段过去的感情嘛！少年时代谁没有过这样的傻瓜式恋情？”阿珀笑得淡然，“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都遇到过个把人渣儿。”

“说得我们现在好像很老似的。”小深不满地抗议，“我风华正茂好吧！”

姚乐没有接话，只是拿起桌子上的酒杯倒满，很苦涩的一口气把酒喝完，“小深，你有爱情滋润，当然风华正茂，我跟阿珀孤家寡人就只好致青春了。”

“年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。”阿珀感慨，“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在变老。”

“哎，想当年小朋友见着我都喊姐姐的，这会儿都升级成阿姨了。”姚乐摇摇头，再次倒满酒，“我是不想老，可是岁月在催人老啊……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了。”小深忍不住插话，端着酒杯挨个碰了碰，“都莫名其妙地感慨些什么呢？喝酒喝酒。”

“感慨我们傻瓜式的爱情。”阿珀端着酒杯再次跟小深碰

了碰，笑着道，“感慨我们的青春里幸好遇见彼此。”

“是啊，闺蜜万岁！”姚乐端过酒杯大叫，“干杯！”她们都是被爱伤过的人，但都还天真幼稚，心里其实对爱情充满着期待，只是缺少那么一点勇气。

梁言的出现波动了姚乐心头的涟漪，他跟姚乐所接触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，他没有太深的心机，也不会有太多的伪装，他的喜怒哀乐毫不吝啬地摆在脸上，他的情绪也是极其的孩子气，他的世界充满了一种叫作青春的阳光肆意。而姚乐，她虽然年轻、青涩，但是因为走出了校门，她实实在在地跟社会接洽，她开始遇见那些复杂的人，面对那些琐碎的人际关系，也开始学着在社会中生存，她渐渐学会了圆滑，学会了戴面具，学会了遮掩自己的真实情绪，也渐渐地学会了酒吧买醉的荒唐生活。

姚乐在校园的时候很骄傲，很坚强，也很自信，但出了校门才知道，原来她所学的那些在这个社会上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她孤独、彷徨、无助地到处碰壁，石沉大海地各种投递简历无果，最终被迫接受父母的安排。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失去意识、没有尊严的布偶，想要反抗却偏偏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她只能去适应这个复杂的万花筒一般的社会。她开始变得有些厌世，也变得有些尖锐，这就跟所有叛逆的孩子一样，矛盾又痛苦。

姚乐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按部就班地把人生颓废地过完，先接受父母对自己工作的安排，接着接受他们指定的相亲对象，结婚生娃，然后日子这么稀里糊涂地就过下去了，没有心动，也没有梦想跟目标。她渐渐在生活中被摩擦得麻木，她也不敢去心动，因为她曾经年轻的心被伤得支离破碎。她好不容易拼凑完整，再也经不起撕心裂肺。没有好的运气遇到对的人，不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不是对的人，那么只有放弃。

浑浑噩噩的生活，迷茫的青春综合征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便是最好的解说。

早上从半清醒半迷离的梦境中醒过来，宿醉后的脑袋昏沉地疼痛，姚乐茫然地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，拉开被单，赤脚走到落地窗前拉开窗帘，一缕刺眼的阳光直射她的眼睛。她不适地用双手挡了一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今天阳光灿烂，我的心情千万不能暴躁。”转身快速拉开房门，看着对门阿珀紧闭的房门，不用想，她这个懒虫还没起来呢。姚乐裹着浴巾就直奔洗手间，刚拿起牙刷和杯子，就从镜子里看到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你继续！”

姚乐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一点也没见外，继续她的清洗工作。等她刷完牙，洗完脸，才拖着悠闲的步伐走到客厅，对看报纸的高浅笑着招呼，“你可以进去了。”

高浅抬起头友好地笑笑，点点头，“好。”说着起身走去洗手间。

姚乐看着洗手间紧闭的门，撇撇嘴，耸了下肩，漫步回到自己房间，趴到床上开始思考她们这群古怪的人。这是一栋带阁楼的复式房子，本来是她、小深、阿珀三个人合租的，三室一厅，她跟阿珀住对门，小深选阁楼。她们三个人是大学同学兼室友，更难得的是出校门后还能在同个区域实习。虽然小深带了男朋友高浅同住，但是对姚乐跟阿珀来说，三个女生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，爱吵，爱闹，原来的生活习惯也没有一点改变，除了每天按时上课改成上班，其余的时间泡吧、玩耍，日子过得很畅快。

小深是某电视台的记者，当然，在见习阶段，说白了就是打杂，哪里有需求，她便被安排去哪里。